

卷第二十七 神仙二十七

唐若山 司命君 玄真子 劉白雲

唐若山

唐若山，魯郡人也。唐先天中，曆官尚書郎，連典劇郡。開元中，出為潤州，頗有惠政，遠近稱之。若山嘗好長生之道。弟若水，為衡岳道士，得胎元谷神之要。嘗徵入內殿，尋懇求歸山。詔許之。若山素好方術，所至之處，必會炉鼎之客，雖術用無取者，皆禮而接之。家財迨盡，俸祿所入，未嘗有餘。金石所費，不知紀極。晚歲尤篤志焉。潤之府庫官錢，亦以市藥。賓佐骨肉，每加切諫，若山俱不聽納。一日，有老叟，形容羸瘠，狀貌枯槁，詣款謁。自言有長生之道。見者皆笑其衰邁。若山見之，盡禮回敬，留止月餘。所論皆非丹石之要。若山博採方訣，歌誦圖記，無不研究。問叟所長，皆蔑如也。復好肥鮮美酒，珍饈品膳。雖瘦削老叟，而所食敵三四人。若山敬奉承事，曾無倦色。一夕，從容謂若山曰：「君家百口，所給常若不足。貴為方伯，力尚多缺；一旦居閒，何以為贍？況帑藏錢帛，頗有侵用。誠為君憂之。」若山驚曰：「某理此且久，將有交代，亦常為憂，而計無所出。若緣此受譴，固所甘心；但慮一家有凍餒之苦耳。」叟曰：「無多慮也。」促命酒，連舉數杯。若山飲酒素少，是日亦挹三四爵，殊不覺醉，心甚異之。是夜月甚明朗，徐步庭下，良久謂若山曰：「可命一僕，運鑪釜鐵器輩數事於藥室間，使僕布席壘炉。」曰：「鼎鑪之屬為二聚，熾炭加之，烘然如窯，不可向視。」叟於腰間解小瓠，出二丹丸，各投其一，闔扉而出。謂若山曰：「子有道骨，法當度世，加以篤尚正直，性無忿恚。仙家尤重此行。吾太上真人也，遊觀人間，以度有心之士。憫子勤志，故來相度耳。吾所化黃白之物，一以留遺子孫，旁濟貧乏。一以支納帑藏，無貽後憂。便可命棹游江，為去世之計。翌日相待於中流也。」言訖，失其所在。若山凌晨開闕，所化之物，爛然照屋。復扃閉之，即與賓客三五人，整棹浮江，將游金山寺。既及中流，江霧晦冥，咫尺不辨。若山獨見老叟，棹漁舟，直抵舫側，揖若山入漁舟中，超然而去。久之，風波稍定，昏霧開霽。已失若山矣。郡中几案間，得若山訣別之書指揮家事；又得遺表，因以奏聞。其大旨：以「世祿暫榮，浮生難保，惟登真脫屣，可以後天為期。昔范丞相泛舟五湖，是知其主不堪同樂也；張留侯去師四皓，是畏其主不可久存也。二子之去，與臣不同。臣運屬休明，累叨榮爵，早悟升沉之理，深知止足之規，棲心玄關，偶得丹訣。黃金可作，信淮王之昔言；白日可延，察真經之妙用。既得之矣，餘復何求。是用揮手紅塵，騰神碧海。扶桑在望，蓬島非遙。遐瞻帝闕，不勝犬馬戀主之至。」唐玄宗省表異之，遽命優恤其家。促召唐若水，與內臣齎詔，於江表海濱尋訪，杳無音塵矣。其後二十年，有若山舊吏自浙西奉使淮南，於魚市中見若山鬻魚於肆，混同常人。睨其吏而延之入陋巷中，縈回數百步，乃及華第。止吏與食，哀其久貧，命市鐵二十挺，明日復與相遇，已化金矣，盡以遺之。吏姓劉，今劉子孫世居金陵，亦有修道者。又相國李紳，字公垂，常習業於華山，山齋糧盡，徒步出谷，求糧於遠方。迨暮方還，忽暴雨至，避於巨岩之下，雨之所沾若浼焉。既及岩下，見一道士，艤舟於石上，一村童擁楫而立，與之揖。道士笑曰：「公垂在此耶！」言語若深交，而素未相識。因問紳曰：「頗知唐若山乎？」對曰：「常覽國史，見若山得道之事，每景仰焉。」道士曰：「餘即若山也。將游蓬萊，偶值江霧，維舟於此，與公垂曩昔之分，得暫相遇。詎忘之耶？」乃攜紳登舟。江霧已霽，山峰如畫，月光皎然。其舟凌空泛泛而行，俄頃已達蓬島。金樓玉堂，森列天表。神仙數人，皆舊友也。將留連之。中有一人曰：「公垂方欲佐國理務，數畢乃還耳。」紳亦務經濟之志，未欲棲止。眾仙覆命若山送歸華山。後果入相，連乘旌鉞。去世之後，亦將復登仙品矣。（出《仙傳拾遺》）

司命君

司命君者，常生於民間。幼小之時，與唐元瑰同學。元瑰云：君家世奉道。晨夕香燭，持《高上消災經》、《老君枕中經》，累有祥異，奇香瑞雲，生於庭宇。母因夢天人滿空，皆長丈餘，麾旛旌蓋，蔭其居宅。有黃光照其身，若金色，因孕之而生。生即張目開口，若笑之容。幼而穎悟，誦習詩書，元瑰所不及。十五六歲，忽不知所之，蓋游天下尋師訪道矣。不知師何人，得神仙之訣。寶應二年。元瑰為御史，充河南道採訪使，至鄭州郊外，忽與君相見。君衣服襤褸，容貌憔悴。元瑰深憫之，與語敘舊。問其所學。曰：「相別之後，但修真而已。」邀元瑰過其家，留騎從於旅次相候。君與元瑰同往，引入市側，門巷低小，從者一兩人。才入，外門便閉，從者不得入。第二門稍寬廣。又入一門，屋宇甚大。揖元瑰於門下。先入為席，良久出迎。元瑰見其容狀偉爍，可年二十許，雲冠霞衣，左右玉童侍女三五十輩，皆非世所有。元瑰莫之測。相引升堂，所設饌食珍美，器皿瑰異，雖王者宴賜，亦所不及。徹饌命酒。君與妻同坐。乃曰：「不可令侍御獨坐。」即召一人，坐於元瑰之側。元瑰視之，乃其妻也。奏樂酣飲，既醉各散，終不及相問言情。遲明告別，君贈元瑰金尺玉鞭。出門行數里，因使人訪其處，無復蹤跡矣。及還京，問其妻「曾有異事乎？」具言：「某日昏然思睡，有黑衣人來，稱司命君召，某便隨去。既至司命宮中，見與君同飲。」所見歷然皆同，不謬。後十年。元瑰奉使江嶺，又於江西泊舟，見君在岸上。邀入一草堂，又到仙境。留連飲饌，但音樂侍衛，稍多於前，皆非舊人矣。及散，贈元瑰一飲器，如玉非玉，不言其名。自此敘別，不復再見。亦不知司命所主何事，所修何道，品位仙秩，定何高卑，復何姓字耳。一日，有胡商詣東都所居，謂元瑰曰：「宅中有奇寶之氣，願得一見。」元瑰以家物示之，皆非也。乃出司命所贈飲器與商。起敬而後跪接之，捧而頓首曰：「此天帝流華寶爵耳。致於日中，則白氣連天；承以玉盤，則紅光照宜。」即與元瑰就日試之，白氣如雲，鬱勃徑上，與天相接。日（明抄本「日」作「日」）夜更試之，此不謬也。此寶太上西北庫中鎮中華二十四寶也。頃年已旋降。今此第二十二寶。亦不久留於人間。即當飛去。得此寶者。受福七世。敬之哉。元瑰以玉盤承之。夜視紅光滿室。（出《仙傳拾遺》）

玄真子

玄真子姓張，名志和，會稽山陰人也。博學能文，擢進士第。善書（《雲笈七籤》一一三下「書」作「畫」。）。飲酒三斗不醉。守真養氣，臥雪不寒，入水不濡。天下山水，皆所遊覽。魯國公顏真卿與之友善。真卿為湖州刺史，與門客會飲，乃唱和為漁父詞，其首唱即志和之詞，曰：「西塞山邊白鳥飛，桃花流水鱖魚肥。青箬笠，綠蓑衣，斜風細雨不須歸。」真卿與陸鴻漸、徐士衡、李成矩共和二十五首，遞相誇賞，而志和命丹青剪素，寫景天（《雲笈七籤》一一三下「天」作「夾」。）詞，須與五本。花木禽魚，山水景像，奇絕蹤跡，今古無倫。而真卿與諸客傳玩，歎服不已。其後真卿東遊平望驛，志和攜酒，為水戲，鋪席於水上獨坐，飲酌笑詠。其席來去遲速，如刺舟聲。復有雲鶴隨覆其上。真卿親賓參佐觀者，莫不驚異。尋於水邊揮毫，以謝其意。其詞曰：「西塞山邊白鳥飛，桃花流水鱖魚肥。青箬笠，綠蓑衣，斜風細雨不須歸。」

猶有寶傳其畫在人間。（出《續仙傳》）

劉白雲

劉白雲者，揚州江都人也。家富好義，有財帛，多以濟人。亦不知有陰功修行之事。忽在江都，遇一道士，自稱為樂子長，家寓海陵。曰：「子有仙顛天骨，而流浪塵土中，何也？」因出袖中兩卷書與之。白雲捧書，開視篇目。方欲致謝，子長歎曰：「子先得變化，而後受道。此前定也。」乃指摘次第教之。良久，失子長所在。依而行之，能役致風雨，變化萬物。乃於襄州隔江一小山上化兵士數千人，於其中結紫雲帳幄，天人侍衛，連月不散。節度使於顛疑其妖幻，使兵馬使李西華引兵攻之。帳幄侍衛漸高，弓矢不能及。判官竇處約曰：「此幻術也，穢之即散。」乃取屍穢焚於其下，果然兵衛散去。白雲乘馬與從者四十餘人，走於漢水之上，蹙波起塵，如履平地，追之不得。謂追者曰：「我劉白雲也。」後於江西湖南，人多見之，彌更少年潔白。時湖南刺史王遜好道，白雲時來郡中。忽一日別去，謂遜曰：「將往洪州，即與鍾陵相見。」一揖而行。初不曉其旨。辰發靈川，午時已在湘潭。人多識者，驗其所行，頃刻七百里矣。旬日，王遜果除洪州。到任後，白雲亦來相訪。復於江都值樂真人。曰：「爾週遊人間，固有年矣。金液九丹之經，太上所敕，令授於爾，可選名岳福地煉而服之，千日之外，可以登雲天矣。」乾符中，猶在長安市賣藥，人有識之者，但不可親炙，無由師匠耳。（出《仙傳拾遺》）

[返回 >> 太平廣記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